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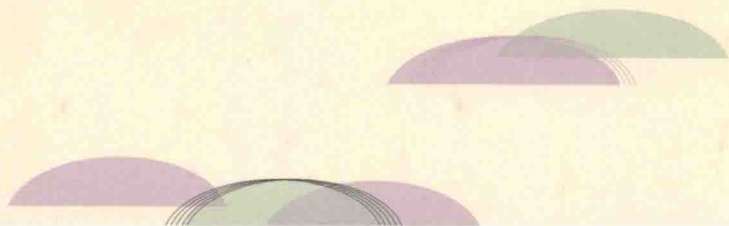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中国文学：

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

(上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

（上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缘 起

自 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始，文学研究所在逐步将各研究领域纳入创新工程机制的过程中，也在逐步完善科研队伍的创新结构并激发学术创新点，五年来的研究工作自是一番风生水起。

文学研究所在实施创新工程的方案中，根据各学科特点，对学科片进行了整合，组建了三大创新团队，分别是“中国文学：经典传承与多元选择”的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团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经验研究”的现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团队，以及“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团队。三大团队的有机组合，打破了传统研究室的界限，也突破了完全个人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以创新项目为核心组建团队，创新首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团队共同调研，以及多次的小组讨论和工作坊以不同形式的交流研讨，都使得专题化的研究能够非常有力且有深度地推进下去。

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各个创新团队陆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古代文学学科片以经典传承与多元性进程为视角，融入了民族、地域与文化的差异性研究，探讨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转型期文学史研究、民间视角与经验研究、文学经验与价值研究、域外与本土深度互动四个主题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区域，并融入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理路，重新检视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从来都是热点，因为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而充满了时代的张力，研究者对这些时代主题的探讨并没有浮在表层而是

进行了深度开掘和理论思辩，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素养与学识。

文学理论研究在创新视野的观照下，把研究触角延伸到海外汉学领域以及与东亚国家的多边交流活动中。文学研究所于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共同举办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代的中日文学、语言、教育、历史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从学术角度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汇时代的中日两国文学、语言、教育、历史和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与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并将这些成果汇集成册，不啻为双方留下一份很好的共同纪念。伴随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逐渐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学研究所古代学科的同人有意识地对这些国外汉学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讨论，并于2013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海外汉学名著评论”论坛，与会学者在翻译和评论过程中都有很丰富的收获，现在也将这次论坛的论文以及各位学者历年积累的海外论著评论、学术史研究、学术动态介绍和学者访谈等成果汇为一辑，作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不仅有抛砖引玉之意，而且希望将这样的交流能够拓展并深入下去。

五年来，文学研究所的创新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很多阶段性成果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为了能够集中展现文学研究所在创新工程中的成就，我们将近几年来各团队的优秀成果汇集成册，辑成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专辑”丛书，以之作为五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份总结和纪念。

· 目 录

· 上 编 ·

家数·名家·大家

- 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 / 蒋 寅 / 003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 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 孙少华 / 034

子思及其《诗》学思想寻迹 / 马银琴 / 050

跋日本岩崎文库藏《春秋经传集解》保延五年写卷 / 郜同麟 / 070

《史记·曹沫传》史源分析与事迹考实 / 马 昕 / 081

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 刘跃进 / 108

乐府总章考论 / 许继起 / 126

《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 范子烨 / 144

王褒、庾信等文人的入关与南朝文学在北朝的移植 / 陈 君 / 163

略论开元以前取士制度与诗赋之关系 / 高晓成 / 182

关于大历诗的几个问题 / 吴光兴 / 194

从萧李集团到韩门弟子

- 文学流派在中唐的起步 / 李 桃 / 221

中唐古文与子学传统

- “子书”“文章”之关系与中古文学观演变 / 刘 宁 / 231

韩愈诗歌对宋词影响研究 / 刘京臣 / 248

世界视野中的《琵琶行》研究纵览（附：《琵琶行》研究论著目录）

- / 陈才智 / 276

李商隐对元和体的反拨意图及其诗学观 / 张一南 / 348

· 下 编 ·

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

——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 / 郑永晓 / 365

蒙金之交的西游文学与大蒙古国时期的蒙古王朝认同建构 / 王筱芸 / 381

明清小戏的演出格局探源

——兼及宋代“小杂剧”研究 / 李 玫 / 434

杜子春故事所体现的小说趣味漂移

——从唐代传奇到明代通俗小说 / 孙丽华 / 454

大众清官情结与公案小说 / 刘 倩 / 465

方苞古文理论的破与立

——读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 石 雷 / 496

李渔《怜香伴》传奇创作主旨探微 / 李 芳 / 508

论《红楼梦》中的“清”、“老”之美 / 杨子彦 / 520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作 / 夏 薇 / 533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真相发覆 / 张 剑 / 613

代州冯志沂编年事辑 / 王达敏 / 623

风俗·学术·制度：十九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

——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 郭道平 / 660

上 编

家数·名家·大家

——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

蒋寅

作为文学独创性观念的习惯表述，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说法。其源头可追溯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所谓成一家之言，指形成独自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是子书时代的著述目标^①。直到三国时代，人们谈论著述还保持着这一习惯，曹丕《典论·论文》即称徐干“著《中论》，成一家言”。到别集取代子书成为文人主要的著述形式后，自成一家的含义就集中在思想的独创性和形成个人风格两个方面，而诗文中的自成一家则意味着对特定写作范式和风格统一性的追求，如袁枚所说“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②。这种观念初见于《北史·祖莹传》：“作文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③后相沿为老生常谈，如刘知几《史通·载言》云：“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④元范梈《木天禁语·家数》云：“诗之造极适中，各成一家。”^⑤叶燮《原诗》内篇下云：“立言者，无力

① 有关司马迁“成一家言”的讨论，可参看张大可《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白寿彝《论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2册，第536页。

③ 李延寿：《北史》第6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736页。

④ 浦起龙：《史通通释》，光绪十一年翰墨园刊本。

⑤ 范梈：《木天禁语》，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751页。

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① 这里“家”的语源应出自诸子百家的“家”^②，但用于文学批评，却正如《木天禁语》所暗示的，其内涵相当于后来诗文评中常用的“家数”。龚鹏程指出：“家数，是把家族观念运用到风格判断上的用语，凡创作活动，能显出某种特殊成熟的风貌，就好像一个人已有能力自立门户一样，可以自成一家了。因此，家，是个独立的风格单位，风格路数相同、自成一类者，即为一家。”^③ 其说甚确。

在古代文学史上，“家数”因作者才力高下不同、风格特征各异而形成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以钟嵘《诗品》为代表的品第论，另一种是以张为《诗人主客图》为代表的宗派论。前者发展出一套如上下、大小及能品、神品、逸品之类的品第概念，后者则发展出一套主客、登堂、入室、正宗、旁枝、接武、余响之类的定位概念。就现有文献看，以“家数”论诗文书画起于宋代，后而有名家、大家之目。明胡应麟《诗薮》云：“大家名家之目，前古无之。然谢灵运谓东阿才擅八斗，元微之谓少陵诗集大成，斯义已昉。故记室《诗评》，推陈王圣域；廷礼《品汇》，标老杜大家。”^④ 所谓大家，应该源于宋人“大家数”的概念。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举南渡后王履道、陈去非“一二十公，皆大家数”^⑤，合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元揭傒斯《诗法正宗》等标举的正宗概念，便形成文学批评中评价作家才能、成就及影响的概念系列，并在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中得到最系统而齐备的运用。王渔洋《香祖笔记》卷六云：“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

① 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下册，第582页。

②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家”云：“《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为家数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无家。’张湛注云：‘儒墨刑名乱行而无定家。’《后汉书·法真传》云：‘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古人学行皆称家数。《汉志》编古书籍，以家分流。在六艺外。时六经有师承，各守家法，短在务攻异己，其长在精思古训，不作无稽之言。至王肃、皇甫谧，私作妖孽之书，以伪为工，依似乱真，后人好怪，开门揖盗，儒者反无家矣。”（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第327页）按：《墨子·尚同下》：“天下为家数也甚多。”当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三作“国之为家数也甚多”。

③ 龚鹏程：《论本色》，《诗史本色与妙悟》，台湾学生书局，1993，第112页。

④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84页。

⑤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之愤愤。杨仲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①有关高棅所定“正始”至“旁流”九个概念的宗旨及含义，蔡瑜已有很好的论疏，其言“盛唐的大家和名家，有高下之分；正宗、大家和名家、羽翼，有主次之别”^②条理昭然，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大家、名家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或者说后人使用时默认的标准。

高棅使用的九个概念明显分为两类，大家和名家是品第概念，其余都是定位概念。定位概念虽在实际使用时存在着判断的困难，但概念自身的内涵、外延还是较清楚的；而品第概念则不然，它们不像正宗、接武等有着约定俗成的内涵，其程度差异没有清楚的界限，很难严格地定义，使用时只凭论者的感觉。“大家”在高棅《唐诗品汇》中只有杜甫独居其位，蔡瑜推寻其把握“大家”意义的基本原则是：（1）杜诗可谓唐诗之大备；（2）“大家”必须具备多种风格，并具兼善并美的艺术水平，而根本在于能变化自得，故正变格皆备；（3）杜甫“大家”之变，是在盛唐范围内的新变，与中晚唐以后的变格，实质不同^③。如此理解“大家”，固然接近诗家的一般理解，但仍只能说是高棅的一家之言。仅杜甫独居大家这一点，也很难为后人所认可。清末朱庭珍《筱园诗话》曾品第古代著名诗人，列出一个大家、名家、小家的排行榜，他的品第似乎比高棅的说法更具公信力。为了看起来更豁目，现将它分行排列如下：

古今合计，惟陈思王、阮步兵、陶渊明、谢康乐、李太白、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可为古今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时。

若左太冲、郭景纯、鲍明远、谢宣城、王右丞、韦苏州、李义山、岑嘉州、黄山谷、欧阳文忠、王半山、陆放翁、元遗山则次于大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1页。按：杨仲弘为杨士弘之误。

② 蔡瑜：《高棅诗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体例渊源与品目释义”，台湾大学出版社，1990，第63~75页。

③ 蔡瑜：《高棅诗学研究》，第96~97页。

家，可谓名大家。

如王仲宣、张景阳、陆士衡、颜延之、沈隐侯、江文通、庾子山、陈伯玉、张曲江、孟襄阳、高达夫、李东川、常旰眇、储太祝、王龙标、柳柳州、刘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刘文房、李长吉、温飞卿、陈后山、张宛丘、晁冲之、陈简斋等，虽成就家数各异，然皆名家也。

惟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为二等论次之耳。如郊、岛、张、王，则郊犹可附列名家，岛则小家，张、王亦是小家。又如刘禎、张华、潘岳等，虽魏、晋时人，亦是小家。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并中晚之郎士元、钱起、元微之、李庶子、郑都官、罗江东、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圣俞、苏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

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分焉。其余旁支别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数论，只可统名曰诗人而已。^①

这个榜单还只就宋、元以前的诗人而论，即已难有定讞，想必谁都可以进退某些诗人。更何况元、明以后诗人，经典化的过程尚在发轫阶段，定位愈加复杂。所以清人朱庭珍说：“自遗山后，青丘最为名家，可遥继遗山之绪。盖在明代，为一朝大家，合古今统论，则为名家。南渡以来，惟遗山高于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其余最高者可参名家，如明之青丘、元孝是也。余人皆在小家之列。盖上下千古，不比一时一地、一朝一代之较易雄长也，成家岂易言哉！”^②

这里的大家、名大家、名家、小家（又分上中下）依据什么标准划分，朱庭珍并未具体说明，倒是用意象化的语言形容过其间的差别，仍分行转录于下：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分飞；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洞天仙都，弹指即现。其中无美

①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371页。

②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71页。

不备，无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盖才学识俱造至极，故能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孟子所谓“大而化，圣而神”之境诣也。

大名家如五岳五湖，虽不及大家之千门万户，变化从心，而天分学力，两到至高之诣，气象力量，能俯视一代，涵盖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耳。

名家如长江、大河，匡庐、雁荡，各有独至之诣，其规格壁垒，迥不犹人，成坚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长，兼有众妙，故又次之。

小家则如一丘一壑之胜地，其山水风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悦目，特气象规模，不过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观，及重岭叠嶂，千崖万壑，令人游不尽而探不穷也。然其结撰之奇、林泉之丽，尽可擅一方名胜，故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也。

若专学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并无本色，以及杂仿前贤各家，孰学孰似，不能稍加变化者，虽有才笔，皆不得谓之成就，只可概称为诗人而已，则又小家之不若矣。^①

朱庭珍区划不同品第的尺度还是比较清楚的：大家的特征主要是“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大名家“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名家“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长”，小家则“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但气象规模终不大。然而意象化的模拟终究弹性很大，读者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而名家和大家的区别尤为微妙，在古今批评家的笔下，内涵、外延及具体适用对象的联想都有不小的差异。古人对此虽时有议论，并在特殊的语境下有所判断、说明，但未见系统的辨析和清晰的界说，这给我们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带来了困难。当代的批评史研究一直关注风格学和文体论的辨析，对品第论及相关概念的研究向来缺乏。为此，本文想梳理一下这些概念的源流，对其内涵和适用对象略作辨析，以求为理解这些概念并进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艺术标准和话语方式提供一些参照。

^①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69～2370页。

一 “家数” 溯源

正如前文所述，诗学中作为品第概念的大家、小家、名家的“家”，其语源可上溯到先秦的诸子百家。自从汉、魏间“自成一家之言”的独创性话语形成以后，谈诗论艺者无不将自成一家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志。除前引祖莹、刘知几、范梈、叶燮之说外，还有许多。如白居易《与元九书》称韦应物五言诗“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①；《蔡宽夫诗话》云“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②；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称黄庭坚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③；吴可《藏海诗话》云“如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诸体俱备”^④。推而广之，郭熙《林泉高致集》论画也说：“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⑤

作为诗学概念的“家”，自宋代以后常以“家数”的形式出现在诗论中。如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⑥；元杨载干脆就以《诗法家数》名其所撰诗格。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俗语皆有所本”条，“家数”一词出《墨子·尚同篇》：“天下为家数也甚多。”^⑦但这里的“家数”并不是一个词，而是指大夫之“家”的数量，与诸子百家的“家”意义有别。在宋代文献，如罗烨《醉翁谈录》中，家数用来指包括诗文在内的专业技能，而到元代以后，家数就成为诗文评通用的概念。杨载《诗法家数》以家数论整体性：“诗要首尾相应，多见人中间一联，尽有奇特，全篇凑合，如出二手，便不成家数。”^⑧谢榛《四溟

① 《白居易集》第3册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9，第965页。

② 胡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19页。

③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182页。

④ 吴可：《藏海诗话》，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33页。

⑤ 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严羽：《沧浪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95页。

⑦ 王应麟：《困学纪闻》，四部备要本。

⑧ 杨载：《诗法家数》，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36页。

诗话》以家数论时代：“谢灵运‘池塘生春草’，造语天然，清景可画，有声有色，乃是六朝家数，与夫‘青青河畔草’不同。”^① 黄宗羲《张心友诗序》以家数论诗派：“沧浪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② 薛雪《一瓢诗话》以家数论技法：“作诗家数不必画一，但求合律，便可造进。”^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王履传还以家数论画：“及游华山，见奇秀天出，知三十年学画，不过纸绢相承，指为某家数，于是屏去旧习，以意匠就天则出之。”^④ 故画论中也有笪重光《画筌》之“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说法^⑤。由个人论家数派生出的类似概念有“家格”，如孔尚任《焚余稿序》曰：“能写其性情者，即能传其诗。迨其传也，遂成一家格，人人效之。盖自有其性情，则自有其家格。”^⑥ 而由流派论的“家数”派生出来的类似概念则有“派家”，如舒岳祥《题潘少白诗》曰：“早从唐体入圆妥，更向派家事掀簸。”^⑦ “派家”在此与“唐体”对举，应指江西诗派而言。

那么，家数的诗学含义是什么呢？且看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说法：“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地道，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⑧ 绸布庄的家数是辨别纺织品的质地，诗人的家数则是辨别体制，如此说来，家数也就是掌握体制的能力和方式。郑梁《横山文集序》称“殷玉才高学广，于古无所不能为。诗则唐，词则宋，曲则元，而文则为八大家，间亦为《左》《史》，若以家数言，固已不让今之作者矣”^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然则家数与

①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64页。

② 黄宗羲：《南雷集·撰杖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薛雪：《一瓢诗话》，载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679页。

④ 钱陆灿辑《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0~101页。

⑤ 笪重光：《画筌》，昭代丛书戊集本。

⑥ 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第4册，齐鲁书社，2004，第2545页。

⑦ 舒岳祥：《阆风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严羽：《沧浪诗话》附，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07页。

⑨ 裘琯：《横山文集》，民国三年宁波旅通轩排印本。

体制，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家数与性情对举时，家数则重于流派，如高峻烈为玉书《常谈》作序，称其“所著《青园诗草》，自据性情，不戈戈于家数”^①；而当家数与才华对举时，家数又偏重于体制了，如魏禧《答毛驰黄》云：“今天下家殊人异，争名文章，然辨之不过二说，曰本领，曰家数而已。”^②

一个作家掌握体制的能力，再加上方式（或者说意识），就决定了他的风格倾向。意识清楚、能力强的作家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反之则平庸无奇，难成一家面目。所以家数很自然地就成为指称作家整体实力和风格特点的综合性概念。清初费经虞的《雅伦》论诗有时代、宗派、家数之别，“如曹、刘备质文之丽，靖节为冲淡之宗，太白飘逸，少陵沉雄，昌黎奇拔，子瞻灵隽，此家数之不同也”^③，即以某一作家的风格为家数。孟遽村评《担峰集》说：“海内诗法，余浏览十之四五，皆寥寥无成家数者。唯龚孝升、曹顾庵、曹秋岳、宋牧仲诸先生是已知者，未知名者大江以南应有之，仍未之见闻也。”^④这里的家数也是就风格而言的，包含能力在其中。既然一个人的独特风格可称家数，那么推而广之，一代诗风的共同特征也可以用家数来指称。高士奇《蓬山密记》载圣祖语云：“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逐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⑤康熙这里说的家数固然与个人风格有关，但也联系着时代特征。

家数概念在外延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另一个内涵收缩的趋向。一个作家、一种风格类型，在结构和修辞上往往都有某种癖好或特点，后人有时也将这种局部的特点称作家数。如查慎行评杜甫《春夜喜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两句时，说其“微嫌结句落尖巧家数，与前六句不称”便是一个例子。如果从负面影响来看这些癖好和特征，家数就会与习

① 玉书：《常谈》，光绪二十五年豫章嵯廨刊本。

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七，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级园书塾重刊本。

③ 费经虞：《雅伦》卷二，康熙四十九年江都于王崧刊本。

④ 孙诠：《担峰诗》，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⑤ 高士奇：《蓬山密记》，邓实辑《古学汇刊》第三编下，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本。

气、窠臼、套路等概念联系起来。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五称袁钺“诗多自适，不落古人家数”，^①朱庭珍《筱园诗话》说“两汉之诗，不可以家数论”，^②都是这个意思。

由于家数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层次，在使用中很容易产生歧义，后来也有论者加以辨析和讨论。方浚颐《答叔平第二书》云：“子又曰，作文不可不有家数，以为家数与派不同。派泥于古，家数则不悖于古。不成家数者，譬之野战，漫无节制，不得为文。夫三家（望溪、耕南、惜抱）既明明目之为派，是所谓派者即家数也。舍派以言家数，予之惑也滋甚。予试取随园《书八家文选》一篇读之，当可爽然若失……派也，法也，家数也，三者一而已矣。”^③方氏的看法正综合了以上各家的用法，具有总结的意义。

二 “大家”概念之形成

既然家数概念包含作家才能的因素在内，自然引申出大小之辨。叶适《答刘子至书》云：“盖自风雅骚人之后，占得大家数者不过六七。苏、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韦苏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则又尽弃众人家具而独作一大家者也。从来诗人不问家数大小，皆楷模可法，而渊明、苏州，纵极力仿像，终不近似。”^④刘克庄的《赵寺丞和陶诗》则说：“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其遗意，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体，则不近矣。”^⑤这些都是从典范性的角度来强调陶渊明的不可拟。而杨维桢《李仲虞诗序》说，“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止乎杜。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尔；资之拙者，又随其师之所传得之尔”，^⑥则又从师法的角度指出学杜可能导致的弊端。这些数据似乎显示出两个问题：一是宋元之际发轫的家数大小之辨，缘于对师法前人之

①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凤凰出版社，2000，第111页。

②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载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70页。

③ 方浚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

④ 叶适：《水心集》卷二十七，四部备要本。

⑤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